

阎连科小说色彩化权力书写与解构策略

许心宏

(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 安徽蚌埠, 230030)

摘要: 阎连科小说文本中含蕴着充沛的权力书写, 它涉及绿色的军营、褐黄色的乡土、黑色的死亡。其中, 红色的政治话语书写往往裹挟于性的黄色与死亡的黑色之中。在色彩化的权力书写与解构策略中, 其权力表述与批判呈现互为结构与解构的特征。源于权力的规训与惩罚, 权力对人性所造成的异化, 使得权力书写又呈现出忧郁的冷灰色。

关键词: 阎连科小说; 色彩化权力书写; 规训; 解构; 叙事策略

中图分类号: I4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3)04-0155-05

根植于农耕文化与儒家文化传统中, 官本位思想成了中国社会一种稳态的权力话语体系。如果说文化可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器物文化几个层面, 那么精神文化却也不是裂变式的与传统告别, 甚至潜在地规训与牵引着世人的思维习惯与处世原则。在当代文学视域中, 阎连科小说中的权力书写显得比较集中与典型。在其创作谈中, 阎氏说他有三个崇拜, 它们分别是权力、城市与生命。显然, 就权力崇拜而言, 无疑则属于精神文化范畴。当然, 演绎在其小说创作中倒也不是什么创新, 因为它不过是传统文化积淀在当代社会并尚未剔除的一种表现。如果说有创新, 则是作者在非常突出的权力书写同时又走向了权力解构的书写, 呈现出权力表述与批判互为结构与解构的特征, 这种权力的书写涉及绿色的军营、褐色的乡土、黑色的死亡, 内中裹挟者红黄所代表的政治话语与性的交叠书写。

一、红色与黄色: 权力与性的交叠

作者在《坚硬如水》“自序”中写道“红的、黄的都犯忌”, 如是论断, 既是其创作体验的亲历, 也是文学史上常见的现象。当代文学史上, 就性的“黄色”书写而言, 如贾平凹《废都》因性描写的泛滥以致被称为“当代金瓶梅”。不过, 阎连科在评价该书时说: “《废都》是贾平凹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作品, 甚至可能是他最有价值的作品。”^{[1][22]}其实, 高明的读者会看到性的囚笼之外的社会病象, 因为性既是生理的也是文

化的。当然, 作家写作的着力点若紧紧局限于脐下三寸, 则有制造猎奇式阅读心理之嫌, 但某种意义上也正经由这种猎奇式的性描写, 抓住了读者的阅读好奇心。应该说, 作者在拒斥中又在利用这种叙事策略。同样, 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用的也是这套写作策略。不同的是, 《为人民服务》犯忌式对性与权力的交叠书写, 体现了生理之性的权力化等级特征。就小说中的师长夫人而言, 称谓前的“师长”二字虽为缺席的权力符号, 但却坚实地标识着权力监视的在场。师长内务兵吴大旺在师长夫人的权力征召与性暗示下, 性欲的自然臣服于权力的规训中。其实, 在阎连科的后军旅小说中, 和平年代的军人理想转向了庸常的世俗目的, 解构了疆场洒血宏大话语的在场。因而, 农民军人吴的理想就在于有提干与将妻儿转为城市户口的机会。然师长夫人的“不满意”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他转业回家, 那吴的功利目的也会因之成为泡影, 因为在有权者的师长那里“随军、提干, 那对师长都是一句话。一句话解决了你一辈子的事”。这可谓是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权力崇拜产生的巨大影响。因而, 以吴为代表的农民军人在权力的崇拜与恐惧中, 性的迎合既有权力规训的特征, 又有复仇的快感与征服的欲望。

从空间意象上来说, 师长夫人居住的阁楼具有象征意义, 其外在形式体现了权力城堡的特征, 在其内部上演的则是权力与性的游戏。作为农民军人, 吴走上二楼师长夫人房间的“上”乃是空间行进方向的凸显, 体现的是权力攀爬与规训的特征。吴与师长夫人在革命导师画像前性爱的狂欢, 如脚踩革命导师画像、

收稿日期: 2013-01-21; 修回日期: 2013-04-2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51099)

作者简介: 许心宏(1979-), 男, 安徽六安人, 文学博士, 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文艺学。

碰碎革命导师石膏像等,性的原欲与释欲呈现出扭曲化的心理特征。从色彩意象上来说,《为人民服务》中师长夫人的“粉红裤衩”无疑是肉欲的化身。实际上,阎氏小说中的城里女人惯以暗喻式的粉红色而出现,如《行色匆忙》中的城市女人叫“红唇”,《坚硬如水》中的夏红梅首次出场便以身着“粉红上衣”而出现,《黄金洞》中由省城来农村淘金的女人名为“桃”,“桃”无疑具有“艳若桃花”的粉红色彩。在这些小说文本中,“红色”潜隐着肉欲化的指代意义。同样,《为人民服务》中的“为人民服务”演绎成了吴炊事员既侍奉其师长夫人的“食”还要满足其“色”,解构的是政治宏大话语的虚空与革命军人崇高情怀的空幻。师长夫人作为权力与肉欲双重符号的化身,吴本该喊师长夫人为“阿姨”,然七天七夜的释欲狂欢,吴说不清市长夫人是其母亲、大姐,还是上级和妻子,这种性爱的迷离与乱伦的暧昧,吴既有性恐惧式的性满足,又有受辱性人格尊严的重创,因而房事中吴的失声痛哭,既是生理满足的快慰,又是对性所荷载的权力恐惧。性欲的泥醉使主人公对权力的恐惧有一种瞬间性的释放感,但性欲的极大满足又刺激着对权力的规训与惩罚的恐惧,两者如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互为表里。不过,这种压抑性、畸形化的两性欢娱,它并非建基于由爱到性的常人常态的灵肉合一上,因而在突破权力监视与性禁忌的过程中,内中存有私密的性欲与心理阴暗的黑色死亡色彩。

同样,备受争议的长篇小说《坚硬如水》的故事时间发生在“文革”之际。在红色梦魇的政治狂欢中,政治话语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然小说中的高爱军与夏红梅却极尽可能的寻找交媾的机会。然他们性爱场所的旧墓穴与地下密道却极具色彩的隐喻意义,即性爱之所的阴暗、潮湿与见不得光明,这与能见的红色社会革命形成了色彩话语的结构对立,这也使其欢娱之负载着黑色的死亡气息,生理的原欲亦呈现出心理畸变的魔性特征。虽说“食色性也”,然畸形的生理欲望使性的欲望解构与践踏了红色政治话语的监禁。当然,“文革”既是一场政治劫难也是一场人性的悲剧。这其中,即便是高爱军的老岳父发现高爱军与夏红梅偷情后,这位村长老人也被权力话语吓破了胆,最终精神恍惚式的惨然死去。在政治狂欢的年代,高爱国白天“干革命”,晚上则开挖性爱密道,他本人即为精神分裂式的人物,他对权力焦渴的直接驱动力是满足一己性欲,而性欲的满足又必须不断获得权力的支撑,结果就是性与权力相互刺激相互满足,肉体的枷锁内化为精神的镣铐。小说结尾写高爱军与夏红梅这对“革命伴侣”被处决,其血色死亡体现出黑色幽

灵的恶魔色彩。然小说的解构之处就在于他们的被处决源于地委书记的自保,因为地委书记误认他们窃取了他在江青照片上写下的“我的亲爱的夫人”的字迹,败露的是权力者的狰狞面孔。因而,这里的“三原色”(红、黄、黑)的书写,红与黄只是过程,而黑色则是欲望落幕时的死亡底色。

二、褐黄色的乡土:乡村社会的权力面影

阎连科的乡村小说蕴含着坚实敦厚的地气,如此地气源于他对乡土文化的烂熟于心。其小说在叙事时态上呈现出过去式特征,继而与现代的乡村生发出时间差,也正是这种时差使其权力解构书写包蕴着历史深度感。作者认为农村并没有宏大的文化,只有久远的风俗。当然,作者的批判视角也是辩证的,即“文化的优劣,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快地增删,而风俗,则远远地则随在时代之后,拖不垮,甩不去”。^{[2][5]}在此意义上,正是这种滞重绵远的风俗规约着乡间庸常的社会生活。如《和平殇》中姐姐为了姐夫当兵、日后能有个提干转业的机会,于是找到表叔打通门路。然动人心必然先动人情,于是姐姐侍候生病的表婶,继而表叔带着姐姐去给武装部部长送了一条烟、二斤芝麻油、两瓶杜康酒。在权力拥有者面前,“送礼”只是在权力规训前的物质体现形式,它根植于乡土民间,有其丰厚浑茫的社会土壤。再如《大校》中的大校也因联姻而获取了参军的机会。就联姻而言,表面上是对权力者的认同,然背后则潜藏着更大的野心与抱负,是所谓韩信能忍“胯下之辱”的能屈能伸,体现了中国人隐忍进退的生存哲学。然在大校返乡举行婚礼时,队长却自绝身亡。队长之死显然是出于对权力的恐惧,因为大校的衣锦还乡,在乡间百姓心里可谓是位高权重。其实,大校返乡后,队长的父亲曾从屋子里冲了出来,啪的一声打了队长一个耳光,呵斥儿子在大校旅长的父亲面前跪下。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因而,队长的下跪无疑是向更高权力者的屈服,是所谓“大人不计小人过”,旨在求乞权力者的宽恕,然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因为当初大校参军前,队长也是依凭手中寸权百般阻挠他参军,这就有了后来因果相报的权力游戏。不过,在这场权力游戏中,作者对队长之死寄寓了更多的悲悯与同情,因为队长曾经也是权力的拥有者,然当下他又不幸成了权力重压下的祭品。其实,就这种乡村权力的游戏规则而言,与其说是陋习不如说是文化风俗的存在,因为千百年来它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世人的精神观念中,当然,作者

是以悲剧的黑色死亡叙写了权力重压下的悲恸心曲。

在褐黄色的乡土中，村官不大但也是基层父母官，正所谓“村长就是皇帝，农民就是臣民，我家乡的那一隅乡村，就是整个的中国”。^{[1](232)}因而，作者在显微镜式的乡村权力书写中，洞悉了乡村社会最基层也最古老的权力根系存在，这种解构策略因扎根于民间而具有代表性。早在《乡村故事》中乡长的儿子因暂无对象，于是村里支书、村长、副支书、经联主任等，都在为村长的儿子物色自家人的人选。其实，村里的干部都是亲家关系，他们的合谋与联手无疑是一张缩影版的乡村权力结构图，颇似《红楼梦》中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一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亲戚连着亲戚所织成的权力网，不过是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维护与利益共享，它与沉默的大多数的农民形成了对立关系。在有权者与无权者、干部与农民之间，潜隐着权力对位的二元关系。再如《天宫图》中的村民路六命无疑是无权者的典型代表。腿被砸断却无从获得医疗赔付，妻子被霸占却无力反抗，原因就在于他无力与村领导一较权力的高低。小说中的村长甚为狡黠，他巧施连环计既让路六命在他偷情时为其把门站岗，后又不动声色诬陷路六命使其被抓，然后巧借帮扶之名心安理得地霸占他的妻子。在阎连科一贯的酷烈叙事中，写村长登堂入室来他家寻欢作乐时路六命却呆在门口，他敢怒不敢言，虽觉屈辱却也无力报复，因而小说开头就写他对死亡的向往，这与“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死观形成了对比，内中缘由就在于有权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玩弄无权者于股掌之间，体现了有权者对无权者的欺凌与伤害。就路六命却无从反抗而言，无不带有中国式的隐忍哲学，但这与其说是无权者的精神麻木，不如说是由权力者的无耻与卑鄙所制造出来的精神伤患，这应该是作者权力解构的最得意之笔，也是最具力道的权力反讽之所在。

从村长到镇长，镇长不过是扩大版的村长形象。

《白猪毛黑猪毛》中镇长驾车轧死了人，然死者家属反不告镇长，如是情节无疑显得颇为荒诞，但这却又显得那么真实，因为在有权者的权力庇护下，亡者家属有了权力者的保护伞，继而有了生存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从现实功利的角度来说，镇长解决了亡者家属的就业问题。当然，作者对权力解构的焦点并不在此，相反在其情节的腾挪跌宕中，写出了争着替镇长蹲监的戏剧化场面。在选择替镇长蹲监人选时，村里人争着替人受过。因为抢着去蹲监狱，所以只能通过抓阄的方式决定蹲监的人选，如是情节的荒诞与真实，凸显的是无权者对权力者的跪拜心理，而这种跪拜心理无疑是通过权力庇护而获得欲望的满足，然无权者放

弃自尊与人格尊严，他们不过是最弱势的百姓，这使得权力解构的书写显得颇为悲心。再就是吴家坡李屠户家的两间客房，说简陋也简陋，主要是县里领导在此住过。在楼上两间房子里，一间房门上挂着“县委书记曾在此住宿”，另一间房门上挂着“县里马县长曾在此住宿”。这些“金字招牌”如果是文化旅游景点倒也罢了，相反却是仰慕权力与权力借光的表现，体现了褐色土地上农民对权力的臣服。

从乡间百姓再到乡村知识分子，《瑶沟人的梦》自传性地描写了乡村高中生对生存的担忧，刻画了一个村的对权力的渴望与失落。小说中的“我”是一名高中生，可谓是乡里的秀才。为能领到应有的救济粮，村人费尽心机力荐“我”去乡里当秘书，因为在进入权力体系后，才能缓解村里的粮食缺口。为了去乡里当秘书，村长带“我”走后门疏通关系，甚至帮乡长干脏活累活，可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当秘书有了“权”就能得到“粮”，而救济粮指向的则是乡间百姓“生”的问题，但最终因为“我”未能当上乡里秘书，因而也就成了基层权力圈的局外人，与邻村支书女儿的亲事也只能无望地收场。而就在“我”落选的当天晚上，九爷没有砍断古树的树根就死了，然树根未断是否寓意着古根发新芽？小说的结尾是开放式的，而这种结尾的背后，寓意着瑶沟村的生存失落与权力网络中的无可依附的迷惘。当然，阎连科也有温情的一面。在其电视小说《母亲是一条河》中，村长可谓是一位秉承仁义礼智信的乡土社会的族长式人物，其公信力与威望极高，源于他手中权力是为了救困扶危，可以说他为乡村社会刻画出了一尊佛像，这是阎连科小说中极少出现的正面村长形象。因而，这种村长的佛像背后，又闪现了作者对乡土伦理的敬畏之心与怀旧情结。

三、灰色的忧郁：权力重压下的身心疾患

首先，是权力重压的精神阳痿与生理阳痿。长篇小说《风雅颂》中的燕清大学李副校长，手握大学教师职称评定与科研工作的生杀大权。古典文学副教授杨科之妻原本不学无术，文凭也是花钱买的假文凭，但凭一己姿色与李副校长勾搭成奸，继而成了官场情场蹿红的教授。相反，市声如潮中的杨科则板凳甘做十年冷，在其学术著作《诗经》完稿之际，回家却发现妻子与副校长通奸在自家的卧室里。按照常规逻辑，杨可以控告李校长，然意外的是他却跪下来对这对偷情男女说“求求你，你们能不能别太无耻！”如是黑色

幽默的反转表白看似匪夷所思,但却有着“神实”的真实,寓意了无权者生存地位的卑微,而这种卑微不是生理层面的阳痿,相反却是权力面前的精神阳痿,寓意的是权力重压下的无权者的心理自残。在其精神阳痿的背后是对有权者的反讽,揭示了有权者背后的寡廉鲜耻。再就是军营里的生理阳痿。这主要体现在《自由落体祭》与《夏日落》中。《自由落体祭》中的农民军人爱上了军营驻地边的李寡妇。但为了评上“五好战士”而光荣退役,他在性爱的临界点阳痿退缩了。再后来他虽结婚却也丧失了男性的本能,这可谓是他的“性殇”。若干年后军营重游又遇见了李寡妇,这时的他业已解除了权力监视的重压,也重获了性的勃发,但小说在写两人结为夫妻之际,这位退役军人却意外摔死在老家。奇幻的是,摔死的时候,其阳物却依然坚挺,这似乎很荒诞,但寓意的却是性在解除权力重压后的性本自然,但“自由落体”却以退役军人的死亡而结束,因而性重获了生理的“自由”,但“自由”后他从房上却“自由落体”摔死了,如是黑色的死亡加剧了人物命运的悲剧色彩。《夏日落》中赵连长为了仕途的升迁也表现出了性的阳痿,正如王慧骂他“以为你是英雄、是男人,其实你是懦夫!是软蛋!伪君子!假圣人!压根儿不算男人!不是一个当兵的!压根儿你就不是一个人!”王慧的痛骂是因为她爱的太深,但赵连长为了仕途的升迁,害怕因为“性事”而遭致权力的惩罚,因而生理阳痿的背后其实是权力在场的规训,继而生成了精神的阳痿,这种身心双痿,既是对权力与职位获得的焦渴,也是对权力的心存恐惧与战栗的表现。

其次,是权力规训下的人性异化,这主要表现在爱情与亲情两个方面。《四号禁区》的故事发生在绿色的军营。士兵鸢孩与军营驻地的村姑相爱,但军事禁区之“禁”却也是律令监视之“禁”。细读起来,小说采用了水墨画式的简笔写法,因为人物基本就是禁区里的这对不为人知的情侣。作为禁区唯一的士兵,适逢上级领导来军事禁区检查,鸢孩开枪射杀小菊看似冷酷,实则是对命令的绝对执行,因而小菊之死其实是死于形格势禁中的两难。但是,小说在死亡意义的处理上显得颇为黑色幽默,因为后来最具反讽与悲凉意味的是四号禁被撤销了。其实,禁区的存在在当时已无多大意义,但小菊却死于鸢孩的枪下,凸显的是无谓的生命悲剧。这般黑色的死亡,凸显了禁区之禁下的生命苍凉,而鸢孩也成了权力监视下人性异化的人,他也处在无望的心灵救赎中。从权力监控下的爱情悲剧再到亲情的悲剧,如《地雷》中连长的母亲病逝,在部队的儿子本应返乡,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是“人

死为大”与“慎终追远”,然这档时间关系到自己的升迁,于是连长没有回家。但因对已逝母亲的死别之痛,这使得连长在精神恍惚中开枪误伤了士兵。误伤的背后看似是一则意外,其实是在等待职务升迁过程中的心理焦灼与不安。从《四号禁区》到《地雷》,在“禁区”与“地雷”下都潜隐着人性的“雷区”,这就是权力规训下的人性异化。

第三,无权者的狐假虎威。如在《司令员家的花工》中,农民军人小义“以小充大”,结果使自己骑虎难下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小义私自返乡且冒充礼品是司令员送给父亲的,这惹来了镇长前去医院看望生病的父亲,这在乡下人看来是一则极高的荣耀。然镇长的目的不过是通过他请司令员写下“程岗镇”的题字藉此抬高自己的政绩。然小义根本没有接近首长的机会,围绕在司令员身旁的都是公务员、警卫员、秘书等公务人员。后老家的父亲数次来信催问题字的事情,这将小义逼上了风口浪尖上。然正将他背水一战请司令员题字时,老家来信说镇长调走了不用题字了。在小说情节急遽突转中,出了小人物对权力者的希望与绝望,在“狐假虎威”背后,凸显了无权者仰仗权力者的心理苦闷。然他冒充领导身边的人比领导还像领导,藉此抬高自己的身份与地位,这既是现实版的官场讽喻图,也是对小人物悲悯与同情的温情批判。两相比较,司令员是高不可及的权力符号的化身,小义不过是司令员眼中的“那个谁”,小义虽与司令员朝夕相处但也形同陌路。待至小义退役返乡了,司令员吃红薯时依稀想起了“那个谁”栽下的红薯,这似乎有点“吃水不忘打井人”的味道,但这不过是作者黑色反讽的解构之笔,写出了“那个谁”的农民军人的心理落寞。

第四,“活死人”的权力渴求。《丁庄梦》的主人公是一群“活死人”,他们因卖血患上了艾滋病,在黑色死亡的重压下,死亡只是时间的问题。在极限化境遇写作中,作者立足权力的边缘,解构了权力中心主义的在场。小说中“热病”的科学名称叫艾滋病,然作者使用的乡间本土的称谓,体现了本土话语感的时空在场感。在县教育局长任职期间,他号召发展乡村“血浆经济”,因为前任村长拒不服从而被撤了职。然一直保管在村委会的印章却在老君庙学校里被人偷盗了,他拼命地寻找印章的下落最终无果。他在问同患热病的秀琴时说:“秀芹呀,你拿丁庄村的公章没?”赵秀芹回答说:“你当那是金子啊。”这般回答消解的是权力的无用,因为都是没有明天的人,人死了要那印章又有何用。然老村长还是死不瞑目,后来有人仿制了一枚假印章放在棺材里他才合上眼。因而,老村

长在守护权力的同时，也是对权力获得的焦渴；他本不卖血，然在“血王”捧杀下开始卖了血，卖血的内驱力源于“血王”迎合老村长对权力的渴望，即“血王”说丁庄若再选村长则没有比老村长更适合的人选，这激起了老村长权力欲的复活。然老村长死不闭眼，可谓是“人之将死，其行也哀”，反讽了权力渴求者的心理痼疾与官本位思想的历史重压。

四、结语

从农村到军营再到高校，阎连科有着多元的生活经历，也正是因为这些经历，使其在文学创作表现出了权力解构书写的四处突击，他也因此开罪了不少人与不少方面。作者饱受争议，甚至可以说是最低调的备受争议的当代作家，这其中，对权力、性与政治话

语的书写无疑是争议的焦点之一。不过，作者认为“纯情的浪漫小说，是非童话作家写的童话”。^[3]因而，在其运笔如刀的权力书写的解构策略中，权力闪跳于对红色、黄色、绿色、褐色与灰色书写的社会帷幕上，这与其说作者在故意揭开权力病象的伤疤，不如说他在寻求疗救者的注意。当然，从文学功能论上来说，也是文学所担负的社会认知功能与批判功能之所在。

参考文献：

- [1] 阎连科. 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2] 阎连科. 褐色桎梏[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 [3] 阎连科. 阎连科文集·情爱穴·序言[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

Colors of Powers Written and Deconstruction in YAN Lianke's Novels

XU Xinhong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School of Literature, Art & Media,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 Filled with power written in Yan Lianke's Novels, the writing of powers involved the green barracks, brown native and black death; at the same time, corrupt sex and black death coerced in the re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his novels, powers written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pression accompanied by 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accompanied by deconstruction. Power made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nature due to its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which presented blue cold grey.

Key Words: Yan Lianke's novels; colors of powers written; discipline; deconstruction; narrative strategy

[编辑：胡兴华]